全唐文/卷04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唐文

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，需要人工复查。复查后，请移除此模板。

李翰（一）

翰字子羽。第進士，上元中官衛縣尉，入為侍御史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。大曆中卒。

蘇州嘉興屯田紀績頌（並序）

禹平水土，溝洫之功大；棄粒蒸人，稼穡之務重。自古有國家，未嘗不率由斯道，底慎其業。故登平足以厚生殖，禍難足以定凶災，未有易此而能理者。自羯戎亂常，天步多艱，兵連不解，十有四年。因之以饑饉，重之以夭劄，死者暴露，亡者惰遊。編版之戶，三耗其二；歸耕之人，百無其一。將多於官吏，卒眾於農人。古者八家為鄰，一家從軍，七家從之，猶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，不得操農桑者七十萬家。今乃以一夫家食一伍，一餘子衣一卒，師將不立，人將不堪。此聖上所以旰食宵興，求古今令典，可以濟斯難者，莫出乎屯田。廣德初，乃命相國元公倡其謨，分命諸道節度觀察都團練使統其事。擇封內閑田荒壤，人所不耕者為之屯。求天下良材善政，以食為首者掌其務。屯有都知，群士為之，都知有治，即邑為之官府。官府既建，吏胥備設，田有官，官有徒，野有夫，夫有任。上下相維如郡縣，吉凶相恤如鄉黨，有誅賞之政馭其眾，有教令之法頒於時：此其所以為屯也。雖天子命之，股肱讚之。至於宣上命，齊下力，經地域，制地事，辨土宜，均土法，簡穡器，修稼政，陳三省之種而敬其始，考九農之要而成其終，則都知之職，專達其事焉。詎可以非其人哉？浙西觀察都團練使御史中丞兼吳郡守讚皇公，經國大賢，憂公如家，慎擇厥官，以對明命。浙西有三屯，嘉禾為大，乃以大理評事朱自勉主之。且揚州在九州之地最廣，全吳在揚州之域最大，嘉禾在全吳之壤最腴。故嘉禾一穰，江淮為之康；嘉禾一歉，江淮為之儉。公首選於眾，獨當其任，有寬簡惠和之德，知艱難勤儉之事。政達乎本，智通乎時，仁愛足以結下，機權足以成務。嘉禾土田二十

七屯，廣輪曲折千有餘裏，公畫為封疆屬於海，浚淇畎澮達於川。求遂氏治野之法，修稻人稼穡之政，芟以殄草，剔以除木，風以布種，雨以附根，頒其法也。冬耕春種，夏耘秋獲，朝巡夕課，日考旬會，趨其時也。勤者勞之，惰者勖之，合耦助之，移田救之，宣其力也。下稽功事，達之於上，上制祿食，複之於下，敘其勞也。至若義感於內，誠動於中。徇國忘家，恤人猶已，野次露宿，簞食瓢漿。盡四體之勤，趨一時之役。大寒栗烈，而猶執{土鼓}鼓；盛暑赫曦，而不傳車蓋。如登高去梯，與之死生；投醪均味，忘其饑渴。然後知仁義之政，必見於耕獲；井田之法，可施於甲兵。夫如是，人將竭其力，地將盡其利，天將與其時。自讚皇為郡無凶年，自朱公為屯無下歲。元年冬，收入若干斛，數與浙西六州租稅埒。朝嘉厥庸，授廷尉評。公又稽氣授時，如前代法。有白雀集於高豐屯廩，蓋大穰之徵也。屯官某乙等，聚而稱曰：「初公為屯，人有二懼焉：邑人懼其暴，屯人懼其擾。」今溝封犬牙，而不相侵，疆場日履，而人不知。方舟而上，以饋師旅，此功及於國也；登量而入，以寬徵稅，此德加於人也。古者智效一官，政修一鄉，猶歌之詠之，手之足之，況朱公之績，如此其大者乎！遂相與斬琬玉，表阡陌。南陽太守，豈專刻石之功？桐鄉嗇夫，終踐大農之位。其辭曰：

茫茫九區，陽九躔災。兵荒瘥劄，田卒汙萊。天步未移，連師滿野。不耕不藝，仰食於下。嗷嗷遺人，糊口饋軍。帝曰子憂，爰立其屯。且戰且耕，古之善經。辟師肅祗，王命是將。嘉禾之田，際海茫茫。取彼榛荒，畫為封疆。朱公蒞之，展器授方。田事既飭，黎人則康。我屯之稼，如雲漠漠。夫伍棋布，溝封綺錯。朱公履之，勸耨趨獲。稂莠不生，螟螣不作。歲登億計，征寬稅薄。息我蒸人，遂其耕鑿。我屯之庚，如京如坻。嘉量是登，方舟是維。讚皇獻之，達於京師。飽我六軍，肅將天威。畎距於溝，溝達於川。故道既湮，變溝為田。朱公浚之，執用以先。浩浩其流，乃與湖連。上則有塗，中亦有船。旱則溉之，水則泄焉。曰雨曰霽，以溝為天。俾我公私，就無饑年。公田翼翼，私田嶷嶷。不侵其畔，不犯其穡。我倉既盈，爾廩維億。屯人熙熙，邑人怡怡。不擾其務，不幹其時。我無爾暴，爾無我欺。我有官屬，朱公訓之。我有徒侶，朱公恤之。我有眾役，朱公率之。我有微功，朱公序之。起於田中，印綬累累。何以況之？福祿如茨。何以久之？刻篆於碑。

進張巡中丞傳表

臣聞聖主褒死難之士，育死事之孤，或親推而車，或追建封邑。厚死有以慰生，撫存有以答亡。然後君臣之義，貫以生死，激勸之道，著於存亡，君所以不遺於臣，臣所以不背其君，君恩臣節，於是乎立。伏見故御史中丞贈揚州大都督張巡，生於昌時，少習儒

訓。屬逆胡構亂，凶虐滔天，挺身下位，忠勇奮發，率烏合之眾，當漁陽之鋒。賊時竊據洛陽，控引幽朔，驅其猛銳，吞噬河南。巡前守雍邱，潰其心腹。及魯炅以十萬之師，棄甲於宛葉；歌舒以天下之眾，敗績於潼關。兩宮出居，萬國波蕩。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，南臨漢江，西逼岐雍。群師遷延而不進，列郡望風而出奔，而巡獨守孤城，不為之卻。賊乃繞出巡後，議圖江淮。巡退軍睢陽扼其咽頷。前後拒守，自春租冬，大戰數十，小戰數百。以小擊眾，以弱制強，出奇無窮，制勝如神。殺其凶醜，凡九十餘萬。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，江淮所以保全者，巡之力也。孤城糧盡，外救不至，猶奮羸起病，摧鋒陷堅。俾三軍之士，啖膚而食，知死不叛。及城陷見執，終無撓詞，顧叱凶徒，精貫白日，雖古之忠烈，何以加焉！伏以光天文武大聖孝皇帝陛下聰明文思，睿哲神武，提一旅之眾，複配天之業，賞功褒節，大齎群臣。遂贈揚州，官及其子，此誠陛下發德音之美也。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，愚巡以守死，臣竊痛之。今特詳其本末，以辨巡過，以塞眾口，惟聖聰鑒焉。臣聞人稟教以立身，刑原情而定罪。故事有虧教，則人道不列；刑有非罪，則王法不加。忠者臣之教，恕者法之情。今巡握節而死，非虧教也；析骸而爨，非本情也。春秋之義，以功覆過，咎繇之典，容過宥刑，故大易之戒。遏惡揚善，為國之體，錄用棄瑕，今眾議巡罪，是廢君臣之教，紲忠義之節，不以功掩過，不以刑恕情，善遏惡揚，錄瑕棄用，非所以獎人倫，明勸戒也，且逆胡背德，人鬼所仇，朝廷衣冠，沐恩累代，大臣將相，從逆比肩。而巡朝廷不登，坐宴不與，不階一伍，之眾，不假一節之權，感肅義旅，奮身死節，此巡之忠大矣。賊勢憑陵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眾，橫而制之。若無巡則無睢陽，無睢陽則無江淮，賊若因江淮之資，兵彌廣，財彌積，根結盤據，西向以拒五師，雖終於殲夷，而曠日持久。國家以六師震其西，巡以堅壘扼其東，故陝鄢一戰，而犬羊北走，王師因之而制勝，聲勢才接而城陷，此天意使巡保江淮，以待陛下之師，師至而巡死也，此巡之功大矣。古者列國諸侯，或相侵伐，猶有分災救患之義，況諸將同受國恩，奉辭伐罪乎？巡所以固守者，非惟懷獨克之誌，亦以恃諸軍之救。救不至而食盡，食既盡而及人，乖其本圖，非其素誌，則巡之情可求矣。設使巡守城之初，已有食人之計，損數百之眾，以全天下，臣猶曰功過相掩，況非其素志乎！

在周典之三宥，其一曰宥過失。故語巡之忠，則可以敦世教；議巡之功，則可以係中興；原巡之情，則可以宥過失。昔夫子作《春秋》，明褒貶。齊桓公將封禪，略而不書；晉文公召王河陽，書而諱之；蓋以匡戴之功大，可以掩僭禪之過也。今巡蒼黃之罪，輕於僭禪；興複之功，過於匡戴。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，聖人之訓，昭然可徵，臣故謂巡者足可以為訓矣。臣又聞罰不及嗣，賞延於世，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。今巡子亞夫，雖受一官，不免饑寒之患。江淮既巡所保，戶口充完，臣謂宜封以百戶，俾食其子。臣又聞

強死為厲，遊魂為變，有所歸往，則不為災。巡既身首支離，將士等骸骼不掩，臣謂宜於睢陽城北，擇一高原，招魂葬送巡並將士，大作一墓而葬，使九泉之魂，猶思效命，三軍之眾，有以輕生。既感幽明，且無冤厲，亦國家誌過旌善，垂戒百世之義也。臣少與巡遊，巡之生平，臣所悉知。今巡死大難，不睹休明，惟期令名，是其榮祿。若不時紀錄，日月寢悠，或掩而不傳，或傳而不實，而巡生死不遇，誠可悲焉！臣敢采所聞，得其親睹，撰傳一卷，昧死獻上。伏惟陛下大明在上，廣運臨下，仁遐之德，洽於艱難，有善必紀，無微不錄。儻以臣所撰，編列史官，雖退死邱壑，骨而不朽。臣翰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。

通典序

儒家者流，博而寡要，勞而少功，何哉？其患在於習之不精，知之不明，入而不得其門，行而不由其道。何以徵之？夫五經羣史之書，大不過本天地，設君臣，明十倫五教之義，陳政刑賞罰之柄，述禮樂制度之統，究治亂興亡之由。立邦之道，盡於此矣。非此典者，謂之無益世教，則聖人不書，學者不覽，懼人冗煩而無所從也。先師宣尼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，七十子之徒，宣明大義，三代之道，百世可師。而諸子云云，猥復制作，由其門則其教已備，反其道則其人可誅。而學者以多閱爲廣見，以異端爲博聞，是紛然，塞胸滿腹，滎洞茫昧，而無條貫。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，原其始而不要其終。高談有餘，待問則泥。雖驅馳百家，日誦萬字，學彌廣而志彌惑，聞愈多而識愈疑，此所以勤苦而難成，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。今通典之作，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！以爲君子致用，在乎經邦，經邦在乎立事，立事在乎師古，師古在乎隨時。必參今古之宜，窮始終之要，始可以度其古，終可以行於今，問而辨之，端如貫珠，舉而行之，審如中鵠。夫然，故施於文學，可爲通儒，施於政事，可建皇極。故採五經羣史，上自黃帝，至於我唐天寶之末，每事以類相從，舉其始終，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，靡不條載，附之於事。如人支脈，散綴於體。凡有八門，勒成二百卷，號曰通典。非聖人之書，乖聖人微旨，不取焉，惡煩雜也。事非經國禮法程制，亦所不録，棄無益也。若使學者得而觀之，不出戶知天下，未從政達人情，罕更事知時變，爲功易而速，爲學精而要。其道甚直而不徑，其文甚詳而不煩，推而通，放而準，語備而理盡，例明而事中，舉而措之，如指諸掌，不假從師聚學，而區以別矣。非聰明獨見之士，孰能修之。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，雅有遠度，志於邦典，篤學好古，生而知之。以大曆之始，實纂斯典，累紀而成。杜公亦自爲序引，各冠篇首。或前史有闕，申高見發明，以示勸戒，用存景行。近代學士，多有撰集，其最著者御覽、藝文、玉燭之類，網羅古今，博則博矣，然率多文章之事，記問之學，至於刊列百度，緝熙王猷，至精至純，其道不

雜，比於通典，非其倫也。於戲！今之人賤近而貴遠，昧微而暑著，得之者甚鮮，知之者甚稀，可爲長太息也。翰嘗有斯志，約乎舊史，圖之不早，竟爲善述者所先，故頗詳旨趣，而爲之序。庶將來君子，知吾道之不誣。

崔公山池後集序

崔公吏於華，葉再黃矣，士之才也。天高其興，益之以小山焉。山臨清池，峭絕孤踴。岑無一仞，波無一勺，而洲嶼縈帶，巒崖盤鬱，則巫廬衡霍，不出於庭閑矣。若其琴幌朝開，書堂晚清，綠筠森疏，下見松雪。登蕙蘭之徑，諷瓊瑤之章，則雍雍詠歌，盡在凡壁。又與一二文士，以吟以賦，謂之後集焉。

河中鸛鵲樓集序

後周大冢宰宇文護軍鎮河外之地，築為層樓。遐標碧空，影倒洪流，二百餘載，獨立乎中州。以其佳氣在下，代為勝槩，四方雋秀有登者，悠然遠心，如思龍門，若望昆侖。河南尹趙公，受帝新命，宣風三晉，右賢好事，遊人若歸。小子承連帥之眷，列在下客。八月天高，獲登茲樓，乃複俯視舜城，傍窺秦塞。紫氣度關而西入，黃河觸華而東彙，龍據虎視，下臨八州。前輩暢諸，題詩上層，名播前後，山川景象，備於一言。上客有前美原尉宇文邈、前櫟陽郡鄭鯤，文行光達。名重當時。吳興姚係、長樂馮曾、清河崔邠，鴻筆佳什，聲聞遠方。將刷羽青天，追飛太清，相與言詩，以繼暢生之作。命予紀事，書於前軒。

尉遲長史草堂記

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，節閫達，誌遐遠。含和而不假修，推誠而不詭行。外若可渾，其中甚清；外如可雜，其中甚靜。夫求賢達之趣，當考其中。若然，夫子其達者歟？而境或超詣，心或獨得，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，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。其冥機慎道，跡係心曠，人或未睹，吾能知之。大曆四年夏，乃以俸錢構草堂於郡城之南，求其誌也。材不斬，全其樸；牆不彫，分其素。然而規制宏敞，清泠含風，可以卻暑而生白矣。後有小山曲池，窈窕幽徑，枕倚於高墉。前有芳樹珍卉，嬋娟修竹，隔閡於中屏。由外而入，宛若壺中；由內而出，始若人間：其幽邃有如此者。夫子又有雄辭奧學，潤色其事。階上何有？有群書萬卷；階下何有？有空林一瓢。非道統名儒，不登此堂；非素琴香茗，不入茲室。是知草堂之貴，夫子之靜，天下茫茫，人未易悉，吾與夫子，昔同賓賦，三

十四年於茲矣。吾則棄於世矣，歎夫子下位，每求其故，而有疑焉。今觀夫子之誌，乃鄰於道，寥寥草堂，自致之資，書於壁，微各奚俟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。

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

司馬蓋元武之官號，周官大司馬，掌王之六軍，將皆命卿。諸侯大國三軍，次國二軍，小國一軍，將亦命卿。軍有司馬，見於古矣。周衰，惟晉秉禮尊主，屢因大蒐，以正三軍。鄢陵之役，韓厥為司馬；雞澤之會，魏絳為司馬。絳將新軍，張老代之。蓋今之行軍司馬，出於周制矣。秦罷侯，鑠天下之兵，列郡不複有軍，軍司馬由此廢矣。漢制將軍不常置，四夷背誕，則命將征之。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，班超以軍司馬從竇固，討虜皆其職也。自魏至周，南北分王，建置不同。時方戰爭，眾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鎖仍開府者，以將軍開府居刺史者，皆有其官。隨將廢置，隋開皇混一天下，省罷眾軍，司馬之官不專武事廢為州吏員矣。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，庭周漢不賓之俗，邊雖有防，示不久設。軍出於內謂之將，鎮於外謂之使，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。行軍司馬之職，弼戎政，掌武事。居常習蒐狩之禮，有役申戰陣之法。凡軍之攻，戰之備，列於器械者，辨其賢良。凡軍之材，食之用，頒於卒乘者，均其賜予。合其軍書契之要，比其軍符籍之伍，賞罰得議，號令得聞，三軍以之，聲氣行之哉。雖主武，蓋文之職也。舊制朱衣銅印墨綬，開元故事多選台郎為之。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，以經邦緯俗之才，佐淮夷方麵之寄，敦詩說禮之學，當節府大賢之舉。政協乎邦要，慮通乎事微，奉中權之旗鼓，戒群帥之鐃鐲。師律既和，軍容丕肅，淮南之府，有功宣王室，身佩侯印，將門良家，藩國貴種，以禮綏之則恭。淮南之眾，有吳楚銳士，燕韓勁卒，奇材劍客，猿臂虯須，以恩撫之則順。淮南之地，提封千里，徵令百役，稅以足食，賦以足兵，以寬征之則安。淮南之衝。南走閩越，北通幽朔，關梁不閉，朝聘相望，以歡交之則固。自韋公統戎旅，王公翼戎行，威加於大，則將不驕；惠及於細，則卒不惰。減役輕斂，則人不困；待賓省旅，則境不危。堂堂然混一體以為力，雄雄然鼓眾心以為氣。封疆之外，隱如敵國；封疆之內，不知有軍。古人云：懸勢於上，而下自定；置器於平，而物自安者，蓋用是也。茲所謂銷患於未形，制危於未萌。伐謀之功，大於積甲山齊；攻心之術，強於虎賁百萬。彼善師不陣，未戰先勝，卻軍於談笑之際，折衝於樽俎之閑，今古一時也。夫舉善人以行其教，大則四海服，小則邦國寧。舜舉皋陶，蠻夷率服，帝王之事也。秦任百里奚，巴戎致貢，諸侯之舉也。國僑為政，乃子皮之功；晉侯勤王，信魏絳之力。任賢用善，合契同德，盛府有焉。翰獲庇於有禮之俗，遂安於無虞之境，書績示後，豈待命乎？揚州本大都督府，親王居中，長史理人，有府號而無兵甲。至德初，羯胡難作，始以長史為節度，而有行軍司馬。古者敬其事，則命以始，乃

自初置，列敘之於壁雲。大曆五祀夏五月丁丑記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